

战国秦汉时期以名驱鬼术的分类及其仪式

——以简帛材料为中心的考察

贺璐璐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巫术中以名字驱鬼是古人信仰万物有灵和宇宙整体观的体现,这也和古人认为名字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宗教信仰有关。根据简帛材料以名驱鬼大致可以分为借天神之名驱鬼、借英雄之名驱鬼、呼神兽之名驱鬼和直呼鬼名厌鬼四类。从呼神驱鬼到直呼鬼之名进行驱鬼反映了古人自我意识和自信力的增强。在古文献中有很多专记鬼名的书籍,而流传于后世的则主要保存在道教文献中。

关键词: 简帛; 名字; 驱鬼术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2016)02-0067-07

古人认为宇宙中除了人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神和鬼的世界。天神负责掌管人鬼世界,拥有控制、管理人和鬼的权力。鬼在古人眼中虽非全恶,但也希望其不要纠缠、干扰自己,对鬼避而远之。基于古人避鬼、驱邪的现实需要,巫者们创造了一系列以此为目的的手段,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书籍,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另外长沙马王堆简帛《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医书和周家台秦简中的医书中的祝由术也涉及到驱鬼避邪。这些书籍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尤其是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列举了众多鬼怪

作恶时的症状,并形成了与之对应的有效的驱鬼方法。这些方法简便易行,由当事人自己就可完成。

在众多驱鬼方式中,以名驱鬼的方式非常具有特色。以名驱鬼是利用比鬼怪强大的神灵(此处的“神灵”是下文分类中前三类的统称)之力或人自身的力量威慑鬼,使之屈服。

在古人的思想里,宇宙是一个整体,从一颗小石子到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通过呼唤名字,各部分相互响应。古人认为名字不仅是一

收稿日期: 2015-11-08

作者简介: 贺璐璐(1990-),男,山东台儿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典籍研究。

个简单的代号,更是其身体的一部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际物质的联系”^{[1]405},“神的真名同他的神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差不多是深藏在他的肉体的胸腔之内”^{[1]431}。“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获得他的一部分力量”^[2],古人认为通过呼唤神灵的名字,神灵所拥有的力量便会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因此,古人在遇到鬼怪作恶时会呼唤神灵的名字。

“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是自身极重要的部分,因而非常注意保护它。譬如,北美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不仅是一种标记,而且是自己的一部分,正如自己的眼睛和牙齿一样,并且相信对自己名字的恶意对待就会像损害自己身体一样会造成伤害’”“西里伯斯的托兰波人相信只要你写下一个人的名字,你就可以连他的灵魂和名字一起带走”。^{[1]405}类似的例子还见于马王堆医书《杂禁方》中记载了如果与人有了官司,争讼的一方可把对方的名字写在纸上并放入自己的鞋子中,这样便可在争讼中获胜,“与人讼,书其名(置)履中”^{[3]159},从中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名字和本人是等同的,把其名字踩在脚底亦是相当于把其人踩到了脚底。所以古人充满敌意地呼唤作恶之鬼的名字时,恶鬼便会受到来自人的力量的打击。

以名驱鬼术在有关巫术、道教的著作中如胡新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巫术》、刘晓明先生的《中国符咒文化研究》等多有介绍,学者们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但结合出土简帛材料进行系统阐述的目前只有吕亚虎先生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一书。不过,吕先生在文中的分类过于笼统,并且所采用的材料局限于马王堆简帛医书,致使文中的一些结论需要加以补充。^{[4]292-299}本文尝试从简帛文献中广泛搜集以名字驱鬼之巫术的相关材料,做更为细致的、科

学的分类,最终在分类的基础上,总结这类巫术的特点。

一 借天神之名驱鬼

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古人对事物的认识相对落后,认为灾祸的背后是鬼神所为,因此常希望可以借助神的力量禳灾除祸。

《五十二病方》一书中有很多“祝由之术”便是以借天神之名来驱鬼达到治病的目的,如治疗鬻病,“即漆疮”“系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古人认为这是鬼怪作恶造成的,“一,祝曰‘蚩(帝)右(有)五兵,璽(尔)亡。不亡,深(探)刀为爽(创)’。即唾之,男子七,女子二七”^{[5]285}。“帝”即是天帝,“五兵”一词古文献常见,《汉书·吾丘寿王传》颜师古注曰“五兵谓矛戟弓剑戈”^{[6]2796}。简文大意是说“天帝有五种兵器,作怪的恶鬼速速离去,不然就用这五种兵器把你杀伤。然后再向有鬻病的地方吐唾沫,男子唾七下,女子唾十四下”。漆疮是人身上的皮肤病,这使得古人联想到器物表层的油漆。古人认为漆疮是“漆王”作怪所致,故又说“一,‘歛(喷)漆(漆)王,若不能漆(漆)甲兵,令某伤,奚(鸡)矢鼠囊(壤)涂(塗)漆(漆)王’”^{[5]286}。古人认为世间万物各有其主宰者,所以有“漆王”一说。“漆王”是受天帝管理的,所以又说:“鬻:唾曰‘歛(喷)漆(漆)’。三,即曰‘天蚩(帝)下若,以漆(漆)弓矢。今若为下民疔,涂(塗)若以豕矢。’以履下靡(磨)抵之”^{[5]285},故祝祷时会用“天帝五兵”进行威胁。

被灶火烧伤的人只要呼叫“黄神”,然后向伤口唾三下便可痊愈,如,“一,热者,由曰‘肸=(肸肸)𪔐=(𪔐𪔐),从𪔐(灶)出毋延,黄神且与言。’即三唾(唾)之”,注曰“黄神本是灶神,也是火神”^{[4]27}行“黄神在灶中”^{[5]271}。《史记》索隐云“《说文》《周礼》以灶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为灶神。’”^{[7]454}又《礼记·祭法》:“王为七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

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其中的“灶”便是“灶神”^{[8]674}。大意是说“‘昏昏拙拙,你赶快从灶中出来,黄神将要和你说话。’说完就对着灼伤处唾三下。”在施行咒语的时候唾液使用较为频繁,如上述例子的治疗鬻病“即唾之,男子七,女子二七”,及下文治疗被蚊虫或蛇蜂射伤“唾(唾)之三”等例子。古人认为唾液具有驱鬼疗伤的作用,“不仅带有施术者的意图与力量,而且在到达疾病部位后,仍将继续接受施术者的一切信息”^[9]。

在周家台秦简中记载了呼“泰山”治疗心脏病的药方,“病心者,禹步三,曰‘皋!敢告泰=山=(泰山,泰山)高也,人居之,□□之孟也。人席之,不智(知)岁实。赤隗独指,搯某段(瘕)心疾。’即两手搯病者腹‘而心疾不智(知)而咸戢’,即令病心者南首卧,而左足践之二七”^{[10]131}(所引用简文省去了部分符号,下同)。山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具有十分重要的宗教含义,名山大川常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如《史记·封禅书》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7]1357}。先秦两汉时期天子常在泰山举行封禅,而且泰山又被认为是“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所,“为五岳之长”(《风俗通义》),这些都增加了泰山在古人眼中的神秘性。“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是说“凡是山林川谷丘陵能够生出云气、兴风降雨、显现不寻常事物的,都可以称之为神”^{[8]670},所以作为五岳之尊的泰山被古人认为是神。“西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泰山治鬼说’,并开始有了‘泰山府君’的称呼”^[11],一种信仰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积淀,而汉去秦不远,对神灵的信奉于秦应该有所继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简文中的“泰山”就是“泰山神”的简称。简文中的“病心者”正是呼叫“泰山神”,希望借其力量厌鬼治病。

救火时古人会呼主兵死者的武夷,希望借武

夷的力量防止兵死者所化之火作恶伤人。《清华简》中的《祝辞》篇“救火,乃左執(执)土以祝曰‘号(皋)!旨(诣)五𠂔(夷),𠂔𠂔冥=(冥冥)兹我纒(羸)。’既(既)祝,乃𠂔(投)以土”注曰“五𠂔(夷)即武夷”^[12],《九店楚简》谓武夷“司兵死者”,并注曰“兵死,死于战争的人……古人认为兵死之鬼及其血所化之磷,能为害活人”,又引《博物志·杂说上》云“斗战死亡之处,其人马血积年化为磷……行人或有触者,着人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愈甚,有细咤声如炒豆,唯静住良久乃威。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瘥)”^[13]。鬼火又叫磷火,是死人骨头中的磷形成的,多出现在坟墓较多的地方。由于鬼火质量轻并且易受空气流动的影响,所以其常会随人而动。古人认为鬼火是兵死者所化,加之鬼火颜色幽蓝又随人而动甚是恐怖,所以被认为是要谋害生者。古人由鬼火推及普通的火,因此在救火时会先呼主兵死者的武夷阻止其作恶伤人。

除了上面提到的天神之名外,马王堆医书中还提到了“东方之王”“东方明星”等天神,由于驱鬼仪式和上面的例子相似,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二 借英雄之名驱鬼

大禹治水拯救了天下众生,在治水过程中走遍天下,见多识广,被后人奉为英雄,大禹作为“山川神主”拥有对山川河流的统御能力被世人神化^[14],将其作为巫术宗主,并相信以禹的名义进行巫祝可以驱鬼辟邪。在不得择日而又必须出行时,以为禹开路的名义在“邦门”举行除道仪式便可避免鬼怪的伤害,睡虎地《日书》记载“行到邦门困(阂),禹步三,勉壹步,諠(呼):‘皋,敢告曰:某行毋(无)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撮其画中央土而怀之”,注曰“禹步,《尸子·君治》:‘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阨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

步。’后为巫术的步法,并被道家采用”^{[15]157}。大意是说:走到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城门的时要先走三个禹步,然后再高呼“某(祝祷者之名)出行没有灾祸,请求先为禹清理道路。”然后在地上画五下,取中央的土放入怀中,这样便可禳灾辟邪。饶宗颐先生认为“五画”所画的图形应该是北斗形状^[16],可见此则简文是同时利用了大禹和北斗之神的力量达到禳灾的目的。在《五十二病方》中还记载了更名为“禹”治疗“癩病”的药方,如“一,辛卯日,立堂下东乡(向)日,令人挟提癩者,曰‘今日辛卯,更名曰禹’”^{[5]255}。在古人看来大禹是人类的守护神,只要大禹所在之地的人们便会安宁平泰,所以人们常用禹之名来驱鬼除灾,诚如王晖先生指出“夏禹在后代巫祝看来,是大巫,是巫祝宗主,他铸刻了百兽贞虫、飞鸟之形,魑魅魍魉莫敢动,山川鬼神无不宁,是用模拟仿造其形的巫术而制服之;而另一方面,古人认为夏禹命名并通晓百兽贞虫、山川鬼神之名,知其名则可制其身,只要禹所在之地,无不安宁祥和,这也是一种巫术活动”^[17]。

除以大禹之名行咒术外,古人还会根据鬼怪作恶的方式来选择相应的英雄驱鬼禳灾,如《疗射工毒方》中记载以善射“羿”之名使蜮勿射,“曰□□来到蜮□□□□□□□□名曰女罗,委□旗=从□□□□□床之枹柜□□□□□□□□中歛□床枹,羿(羿)使子毋敢中□□□□□□徒,令蜮毋射”注曰“后羿善射,故此处咒语说羿使蜮勿射”^{[3]87}。“羿”以其善射而射日杀猛兽,简文中也是利用“羿”的善射特点慑服蜮虫。

三 呼神兽之名厌鬼

古人在做了恶梦之后会向“豸(宛奇)进行祈祷,《后汉书·礼仪志》谓“伯奇食梦”,伯奇就是豸(宛奇)^{[15]236}。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和乙种的《梦》篇都有关于此的记载,“梦:人有恶梦(梦),覺(觉),乃绎(释)发西北面坐,禱(禱)之曰‘皋!敢告豸(尔)豸。某,有恶梦

(梦),走归豸(宛奇)之所。豸(宛奇)强食,赐某大富(富),非钱乃布,非茧乃絮。’则止矣”^{[15]121},“凡人有恶梦,觉而释之,西北向,择(释)发而禱(吧),祝曰‘皋!敢告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之,宛奇强饮食,赐某大富(富),不钱则布,不蠶(茧)则絮’”^{[15]236}。大意是说,若自己在做了恶梦,可以向豸(宛奇)祝祷,请求它除去恶梦并赐给自己富贵。

《日书·诘》篇有鬼致人恶梦并产生严重后果的例子,“一宅之中毋(无)故室人皆疫,多夢(梦)米(寐)死,是是弇(孕)鬼狸(埋)焉,其上毋(无)草,如席处。屈(掘)而去之,则止矣”^{[15]129}。是说一家人无故得病,多在恶梦中死去,这是弇鬼埋在了家中,上面没有草,像一张席铺在上面。把尸骨挖出来扔出去,家中的病疫就会停止。“鬼恒为人恶夢(梦),覺(觉)而弗占,是图夫。为桑丈(杖)奇(倚)户,复(覆)黼户外,不来矣”^{[15]131}。是说,鬼常使人做恶梦,醒来又无法占验,这是图夫在作怪。用桑杖放在门后顶住门,把外面的窗户遮盖起来,鬼就不会再来了。“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是□鬼居之。取桃桮(桮)櫛(段)四隅中央,以牡棘刀刊其宫牆(墙),禱(呼)之曰‘复疾,趣(趋)出。今日不出,以牡刀皮而衣’则毋(无)央(殃)矣。”^{[15]131}王子今先生训“眯”为梦魇^[18],刘乐贤先生指出“牡刀”是“牡棘刀”的漏写^[19],简文大意是说房间内睡觉的人做恶梦,不可以再居住下去,这是由于“□鬼”居住这儿造成的。用桃棒敲击房间的四角,用牡棘刀刮房间的墙壁,并呼叫说“赶快出去。今天不出,就用牡刀剥了你的衣服。”从上述三例可以看出,古人认为恶梦是由鬼怪造成的,并会产生灾祸,所以古人对如何才能使自己不做噩梦十分重视。

四 直呼鬼名厌鬼

马王堆《疗射工毒方》篇记载了如若不幸被蜮虫或蛇蜂所蛰射,在施行咒术之时要先唾之三,

已。

从原始宗教和信仰的背景看,以名厌鬼与其它驱鬼巫术不同之处在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贯穿巫术施行的始终,古人相信通过“名字”这一中介可以使人神、人鬼之间得到沟通交流。前者是人神相合从而获得来自神的力量,后者则是人可以通过“名字”对作恶鬼怪予以惩戒。以名厌鬼之术在民间流传甚广,自原始社会对名字的宗教性崇拜到战国秦汉以降相沿不辍,以致出现了“许多专记百鬼之名的书籍,如《抱朴子·登涉》篇讲到避鬼之法时说‘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20][204]}。《抱朴子·内篇》中也记载了许多鬼怪之名,遇鬼作怪呼之便可驱鬼。以名驱鬼之术在传世文献主要保存在道教文献中,如《女青鬼律》《到要灵祇神鬼品经》等。

通过呼唤名字来驱鬼,所展现的并不是名字本身的力量,而是神和人的力量。呼唤神的名字,神便会与之相感应并赐予其力量,对其予以保护,这是古人整体宇宙观的体现以及对万物有灵的信仰。至于呼唤鬼的名字,则相当于告诉鬼“哎,我看见你了!你逃不掉了!”这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当然这是相对较晚才可能出现的情况。

另外,以名驱鬼术多见于疗病的祝由术中,也说明了在战国秦汉时代的社会中,巫、医之间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由于简帛材料埋藏地下未经流传故而减少了许多像传世文献那样的因流传所致的讹误,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以简帛材料为中心对战国秦汉时期以名驱鬼术的探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清晰地了解当时古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也为我们更加系统地研究当时古人的鬼神观与巫、医关系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 [1] 弗雷泽. 金枝[M]. 汪培基,等译.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4.
- [2]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 [3]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4] 吕亚虎. 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5]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8]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9] 孔慧红. 五十二病方与巫术文化[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 [10]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关沮秦汉墓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1] 叶涛. 论泰山崇拜与东岳泰山神的形成[J]. 西北民族研究 2004(3): 132-141.
- [12]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三[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 九店楚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4] 姜守诚. 放马滩秦简《日书》“行不得择日”篇考释[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9(7): 68-76.
- [15] 吴小强. 秦简日书集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16] 饶宗颐, 曾宪通. 云梦秦简日书研究[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 [17] 王晖. 夏禹为巫祝宗主之谜与名字巫术论[J]. 人文杂志 2007(4): 142-149.
- [18] 王子今.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9] 刘乐贤. 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J]. 考古学报, 1993(4): 435-454.

[20] 刘乐贤. 简帛数术文献探论[M].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王 露)

Classification and Ritual of Name Exorcism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and Han Dynasties: Focused on Bamboo and Silk Materials

HE Lulu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s , Southwest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715 , China*)

Abstract: Name exorcism shows that the ancients believed in animism and universe holism , which was concerned with religious beliefs that names had supernatural power. According to bamboo and silk materials in the name of exorcism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exorcising in the name of god; exorcising in the name of hero; calling the name of mythical creatures; calling the ghost's name directly. That the name calling changed from god to ghost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sense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the ancients. There are many notes about ghost names , mainly spread in Taoist documents.

Key words: Bamboo and silk material; name; exorcism

(上接 61 页)

The Unique Avant-garde Attitude in Double “Negation”: Reading GE Fei's Memory from *The Brown Birds*

REN Xu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430079 , Hubei ,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dilemma of reality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of 1980s , the pioneer writer , GE Fei , went to a form risk path through the medium of memory. *The Brown Birds* is his early experimental work , whose unique avant-garde attitude focused on expression in art technique and subject. On the one hand , GE Fei has boldly and “negatively” changed a serie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build a mysterious narrative “labyrinth” , on the other hand , the novel showed a negated realistic survival experience about “man” between “inexistence” and loneliness. From building the mysterious narrative “labyrinth” to recording man's memory , GE Fei achieved his pioneering exploration and cognition about “man” , history and existence during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Negation; narration; memory; pioneer; unreliable narration